

Lingnan University

##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

2023

### 「格法」為骨，「虛境」解意——論戴君恩《讀風臆評》的兩個特點

Aifan ZHA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_diss](https://commons.ln.edu.hk/chi_dis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詹瓊璠 (2023)。「格法」為骨，「虛境」解意——論戴君恩《讀風臆評》的兩個特點。輯於嶺南大學中文系 (編)，《考功集2022-2023：畢業論文選粹》。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

This 古典文學、文學與思想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二零二二至二三學年

嶺南大學中文（榮譽）文學士學位課程

〈「格法」為骨，「虛境」解意

——論戴君恩《讀風臆評》的兩個特點〉

學生：詹瓊璠

指導老師：蔡宗齊教授

## 摘 要

明代約兩百七十年(1368-1644年)，期間詩經研究專著多達六百餘種<sup>1</sup>，但後人對明代解《詩》(即《詩經》下同)法的研究與重視卻不足。傳統詩經學把《詩經》當作經典，對其解讀注重考據，講求據典，強調經世治用，令《詩》作為文學本身的特點，以及解讀者的主觀感受遭到忽視。在明代中後期陽明心學影響下，出現了一批將詩經當作文學研究的解《詩》家，使詩經學走下經學研究的樊籬，戴君恩便是其中之一。

有關戴君恩生平、師承和其著作《讀風臆評》的記載寥寥，且其中許多細節已難以進一步考證。在戴氏生平背景無從稽考，而「臆評」本身又具有主觀性的情況下，文本便是最好的工具。從《臆評》序言中發現，戴氏解《詩》受到孟子「以意逆志」和陽明心學的影響，形成基於自己的理解與感受，基本不刻意參照前人解讀的基本解《詩》原則。文章還通過對《臆評》文本細讀，從章法結構、詩意詩境兩個方面總結出戴氏「臆想式解詩」兩個特點即：運用「格法」對《詩》的章法結構進行點評以及以「虛境」輔助詩意的解讀，並簡要總結「臆想式解詩」的文學性風格，以此補充目前戴君恩《讀風臆評》的研究。

---

<sup>1</sup> 數據參：劉毓慶：〈從經學到文學——論明代「《詩經》學」的歷史貢獻〉。《文學遺產》，第05期（2002年），頁97。

## 謝 辭

本畢業論文，承蒙恩師蔡宗齊老師悉心指導，得以完成，謹此衷心感謝。

此論文選題靈感源於筆者有幸協助恩師整理元明清《詩經》理解論期間，整理至「臆想式解詩」一部分時，受蔡老師啟發，嘗試探究「臆想式解詩」的特點。恩師不僅在我的論文與學習上提出了對我醍醐灌頂的建議，並且為我人生道路的選擇提供最中肯的建議與最堅定的支持。這一年跌宕起伏，幸有恩師一路指導。十分感謝老師在我人生關鍵時期提供的支持、幫助和鼓勵。

同時，感謝所有為我論文提供過幫助的老師和師姐，是你們的幫助助益我不斷完善這篇小文。最後，感謝我所有親友對我的陪伴、鼓勵和支持，寫文章的过程是一場對心靈的試煉，而你們的陪伴溫柔了這場試煉。

學生：詹瓊璠

日期：2023年4月12日

## 目 錄

一、緒論.....	1
1、《詩經》學研究概述與明代《詩經》學.....	1
2、戴君恩「臆想式解詩」緣起.....	2
3、戴君恩生平及師承.....	3
二、戴君恩思想傳承.....	4
1、孟子「以意逆志」解《詩》原則的影響.....	4
2、陽明心學的影響.....	5
3、對朱熹所解《詩》意加以修正的傾向.....	7
三、細析《讀風臆評》解《詩》法.....	8
1、章法結構：運用「格法」以正詩意.....	9
2、詩意與境：巧用「虛境」托出詩意.....	13
3、「臆評」的文學風格.....	17
三、結論.....	19
參考書目：.....	21

## 一、緒論

### 1、《詩經》學研究概述與明代《詩經》學

中國「詩經學」，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重考證的漢唐經學，重義理的宋元經學，以及重訓詁的清代經學。《詩經》自西漢始，分為今文經齊、魯、韓三家《詩》(即《詩經》下同)與古文經《毛詩》，今文經均已亡佚，《毛詩》獨流傳至東漢，鄭玄為其作箋。毛詩、鄭箋遂成後世研究《詩經》的主要版本，一直沿用至唐代。宋代疑經之風盛行，朱熹、歐陽修和鄭樵等多名解《詩》家對毛詩、鄭箋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評，影響廣泛。南宋以後，重義理的宋代經學成為主流，朱熹的《詩經集傳》成為當時的「詩經學」的顯學。<sup>2</sup>清代崇古之學興起，康熙年間陳啟源的《毛詩稽古篇》重新以毛詩、鄭箋為宗，並排擊朱熹的解《詩》法；其後乾嘉年間戴震也以毛詩、鄭箋為主要研究對象，段玉裁等一眾解《詩》家受其學說影響，亦以毛詩、鄭箋為研究中心，漢代《詩經》學重新興盛。<sup>3</sup>

明代(1368-1644)的《詩經》研究著作多達六百餘種，但「詩經學」歷史中對於明代「詩經學」的記載卻寥寥。<sup>4</sup>清代批評家普遍對明代經學持否定批駁的態度，例如皮錫瑞(1850-1908)在《經學歷史》中直言明代的「詩經學」研究「多憑臆說」<sup>5</sup>，胡樸安(1878-1947)在《詩經學》中也認為明代「詩經學」有「義理不如宋人，考證不如唐人」<sup>6</sup>的不足之處，謝無量(1884-1964)在《詩經

<sup>2</sup> 以上兩句總結自該書綜述：楊新勳：《宋代疑經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2。

<sup>3</sup> 該總結參：侯美珍：《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9年，頁130。

<sup>4</sup> 數量參：劉毓慶：〈從經學到文學——論明代「《詩經》學」的歷史貢獻〉。《文學遺產》，第05期(2002年)，頁97。

<sup>5</sup> 皮錫瑞：《詩經歷史》，北京：朝華出版社，2019年，頁115。

<sup>6</sup> 胡樸安：《胡樸安詩經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86。

研究》中用「無甚精義」<sup>7</sup>評價明代「詩經學」，紀昀等在編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收錄陳耀文《經典稽疑》時所作提要的其中一句便是「嘉隆之間，心學盛而經學衰」<sup>8</sup>，彷彿「心學勝」與「經學衰」之間有著強烈因果聯繫。

到了近代，周作人（1885- 1967）率先注意到晚明時期將《詩經》「當作文學看」的解《詩》方式，他認為雖然文義和訓詁很重要，但卻不可只將《詩》奉為經典<sup>9</sup>，《詩》中的文學特點同樣重要。周作人提出「文學式讀《詩》」的特點是不必「篇篇咬實這是講什麼」<sup>10</sup>，讀《詩》可以和讀文學作品一樣「不求甚解」，「由讀者自己去領會」<sup>11</sup>其中詩意，他強調這種解《詩》法的目的不是追求正確，而是看重「新意」和「意趣」，這並非「外道」，而實是「希有珍貴」的。明代「詩經學」看似離經叛道，但實際上是在用新的方式嘗試探索《詩經》本來的含義，所以後人也認為明代「詩經學」：「在師心箋古的空氣中，卻透露出古學復興的曙光」，某程度奠基了清代「詩經學」。<sup>12</sup>

## 2、戴君恩「臆想式解詩」緣起

明代中後期，心宗盛行，影響深遠。陽明心學的流行導致治學之風從注重嚴肅的實學、經學和考據學，逐漸生發出追求自由有趣的文學。在此自由抒發性情的思潮之下，出現了一批將《詩經》當作文學研究的解《詩》家，戴君恩（1570-1636）便是其中之一。受時代影響，戴氏對《詩》的解讀不再循規蹈矩

<sup>7</sup> 謝无量：《詩經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45。

<sup>8</sup> [清]紀昀等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33，經部三十三 五經總義類，頁432。

<sup>9</sup> 周作人：《知堂書話》，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頁713。

<sup>10</sup> 同注9，頁494-495。

<sup>11</sup> 同注9，頁494-495。

<sup>12</sup>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上海：上海書店影印商務印書館，1944年，頁98。

地完全遵從傳統經學，而是將《詩》當成文學作品來看，用「評」抒發自己讀《詩》的感受。但戴氏的「臆評」卻也因其強烈主觀特性遭受批評，《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更是直言其「纖仄佻巧」，「於經義固了不相關」<sup>13</sup>，因此缺少研究。

《臆評》(即《讀風臆評》下同)寫於萬曆四十六年(即 1618 年)，「戊午蜀闈」戴君恩擔任鄉試外簾官期間，「受事簾外，多暇」且沒有其他娛樂活動，但戴氏本身「性故紛馳，不耐暇」，為了打發時間「爰檢衣篋，得〈國風〉半部」，遂「展而玩之」。<sup>14</sup>戴氏監考期間不受外界干擾，手邊也沒有其他著作，因此戴氏對《風》的解讀，是基於自己讀《風》的體會，憑藉自己學識進行評點，並不刻意引用經典和前人學說。《臆評》成書很快，據今人計算，戴氏評完《風》僅用了約十天左右。<sup>15</sup>同時，戴氏十分喜愛《詩經》，在《剩言》中頻頻說到類似「得《三百篇》之妙，又可不讀漢魏三唐詩」<sup>16</sup>之言。據上述背景可知，戴氏解《詩》狀態應是筆隨心動，讀到有所感悟的地方便注於該詩旁，從主觀上拒絕受到約束。

### 3、戴君恩生平及師承

戴君恩（1570-1636），字仲甫，號紫宸，澧州（今湖南澧縣）人，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即 1613 年）中進士，曾任巴縣知縣，工部主事，在任期間平「奢酋之變」，督修永陵有功。任職山西巡撫期間，用計捉拿降賊王綱，並斬殺三

<sup>13</sup> 同注 8，卷 17，經部十七 詩類存目一，頁 219。

<sup>14</sup> [明]戴君恩：《讀風臆評》，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61 冊，影印明萬曆四十八年刻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頁 230。

<sup>15</sup> 數量參：侯美珍：《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9 年，頁 205。

<sup>16</sup> [明]戴君恩：《剩言》，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91 冊，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濟南：齊魯書社，1995 年，卷 9，頁 7-9。



百餘人。<sup>17</sup>記載戴君恩生平的文獻資料不多，且基本都是介紹他任職期間的政治建樹，對其師承和學術的記載並不充分。只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點出戴君恩「其學出於姚江」<sup>18</sup>，言明其師承姚江學派，即王陽明（1472-1529）心學的分支。當戴氏的生平無從稽考，無法再通過其身世背景推論其作品特點時，文本就變成研究其評點特色最好的工具，下文將以細讀文本的方式探究「臆想式解詩」的特點。

## 二、戴君恩思想傳承

### 1、孟子「以意逆志」解《詩》原則的影響

戴氏尊崇孟子（前 372-289），他在自己另一著作《剩言》中專門為《孟子》開闢一卷「內篇十」討論孟子的文學和思想，還為《孟子》著有《繪孟》一書。他對孟子的文學水平評價極高，直言在「諸子之文」中「孟子為尤」，認為孟子有將「古今文字」寫得具有「安章頓句之妙，轉軸接脈之巧」之能。<sup>19</sup>

《臆評》序言中的「以意逆志」出自《孟子·萬章上》：「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sup>20</sup>是孟子提出的重要解《詩》傳統，為後世解《詩》以及文學批評提供理論基礎。今人楊伯峻（1909-1992）在《孟子譯註》中將「以意逆志」這一原則詮釋為「用自己的切身體會

---

<sup>17</sup> 關於戴君恩生平介紹，各史志出入較大，已有多位學者進行了考證，筆者此處主要依據台灣學者侯美珍考證結果。數據參侯美珍：《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9年，頁189-190。

<sup>18</sup> 該條載[清]紀昀等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125，雜家類存目二，《剩言》條，頁1668。

<sup>19</sup> 同注16，卷10，頁11。

<sup>20</sup> 楊伯峻：《孟子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215。

去推測作者本意」<sup>21</sup>。戴君恩在《臆評》中堅定奉行的解詩原則「說詩者不以辭害意」<sup>22</sup>正是源自於此。受孟子思想影響，戴氏同樣強調「心會」<sup>23</sup>，即重視文意本身。因此，他提出在「臆想式」解《詩》時，要進入「時潛天，時潛地，時超象罔，時入溟滓，夫欲破習而遊於天地也」<sup>24</sup>的心境狀態，任由想象，對詩篇的解釋不受任何束縛，跟隨內心的感受，直抒己見。正如他讀〈擊鼓〉時，用眉批「死別已吞聲，生離常惻惻」<sup>25</sup>表達自己讀此詩共情後產生的哀慟；也如他讀〈式微〉、〈匪風〉時，用簡潔、直白的文字「英雄之氣」<sup>26</sup>、「一腔熱血」<sup>27</sup>盡情表達讚賞。

受孟子「以意逆志」一說的影響，戴氏以「臆」釋「意」，將「臆」寫入書名，體現《臆評》以戴氏讀《詩》的內心體悟為基礎，不受前代經典解《詩》說法的桎梏，奠定了「臆評」的整體基調。

## 2、陽明心學的影響

戴君恩師從姚江學派，尊崇陽明之學的文學傾向甚明，他在《剩言》中的論述涉許多陽明心學的概念。戴氏認為解《詩》不能從經書典籍入手，因為「吾輩不向身上下理會，而徒向載籍中探討，雖窮五車，繙十二經以說，於學

---

<sup>21</sup> 同注 20，頁 216。

<sup>22</sup> 同注 14，頁 233。

<sup>23</sup> 化用《孟子》「為辯難攻擊、破涕感創之處有微而會心，直而刺骨，要而扼吭」一句，參：《孟子文獻集成》編纂委員會編：《孟子文獻集成》，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8 年，卷 58，頁 8。

<sup>24</sup> 同注 14，頁 231。

<sup>25</sup> 同注 14，頁 238。

<sup>26</sup> 同注 14，頁 239。

<sup>27</sup> 同注 14，頁 259。

何相干涉？」<sup>28</sup>，據此，他認為讀《詩》要「以身體之，以心驗之」<sup>29</sup>，這與陽明心學中強調心體的主張相似。

戴君恩與王陽明兩人不僅是在解《詩》傾向上相似，將《讀風臆評》的序言與王陽明寫於龍場悟道時期的《五經臆說》一書中的序相比較，可以看出兩書創作背景、創作理念和思想傾向更有相似之處。

王陽明作《五經臆說》時 37 歲，戴君恩作《讀風臆評》時 48 歲，都已是中晚年光景。兩書的創作環境相似，王陽明「日坐石穴」<sup>30</sup>，戴君恩在蜀園中「束於禁」<sup>31</sup>，都作者處於封閉環境之中時創作出的。外部條件限制之下，王陽明「書卷不可攜，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sup>32</sup>，戴君恩翻遍書箱，也只找到半部《國風》<sup>33</sup>，可見兩人均無其他書籍可參考。而且創作時間較短，王陽明七個月閱五經大意，戴君恩不到十天評完半部《國風》<sup>34</sup>。兩書創作期間，兩人客觀上沒有直接受到外界干擾，主觀上不參考他人觀點，主要憑藉自己的知識儲備來解釋手中經典。他們解詩目的脫離世俗功利，王陽明讀《詩》是「以娛情以養性」<sup>35</sup>，戴君恩讀《詩》也是持「展而玩之，哦之詠之」<sup>36</sup>的態度，均是為了抒發自己所思所感。戴君恩「以臆讀，以臆評，以臆點洩斷畫」，「欲破習而遊於天」<sup>37</sup>的解《詩》主張，和王陽明認為讀《詩》應「意有所得，輒為之訓

---

<sup>28</sup> 同注 16，卷 1，頁 2-3。

<sup>29</sup> 同注 16，卷 1，頁 2-3。

<sup>30</sup> [明]王陽明：〈五經臆說序〉，載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年，卷 22，外集 4，頁 917。

<sup>31</sup> 同注 14，頁 230。

<sup>32</sup> 同注 30，頁 917。

<sup>33</sup> 同注 14，頁 230。

<sup>34</sup> 數據參：侯美珍：《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9 年，頁 205。

<sup>35</sup> 同注 30，頁 917。

<sup>36</sup> 同注 14，頁 230。

<sup>37</sup> 同注 14，頁 231。

釋」，「不必盡合於先賢」<sup>38</sup>，要從心而出「聊寫其胸臆之所見」<sup>39</sup>如出一轍。兩人在客觀條件和主觀意願的驅使下，解《詩》的原則和主張不謀而合，賦予了《讀風臆評》和《五經臆說》中的「臆」相似的內涵。

王陽明生前便將自己的《五經臆說》「付秦火」，其學生錢德洪（1496-1574）從他的遺物中整理留下其序和十三條評述，所以戴君恩定然沒有看過《五經臆說》中王陽明對於《國風》的評點。但戴氏作為姚江學派的學子很可能讀過〈五經臆說序〉，再加上戴氏本身是陽明心學的推崇者<sup>40</sup>，所以戴君恩命名《讀風臆評》時受到〈五經臆說序〉的影響可能性很大。

戴氏主動受陽明心學影響，其「臆評」之「臆」具有陽明心學中「臆」的特質，形成無需考據，不從權威，依靠自己學問，主觀感受的評《詩》特點。

### 3、對朱熹所解《詩》意加以修正的傾向

戴氏在每首詩後均保留部分朱熹（1130-1200）對《詩》的評論，但卻並非參考朱熹的說法，而恰恰相反，是為了反駁朱評，進而闡述自己對《詩》意的看法。

朱熹疑《詩經》在宋代詩經學中具有代表性，對後世也有深遠影響，他以「理學」為出發點解讀《詩經》，反駁《詩序》，發揚了「淫詩說」<sup>41</sup>。由於解

---

<sup>38</sup> 同注 30，頁 917。

<sup>39</sup> 同注 30，頁 230。

<sup>40</sup> 戴氏在《剩言》中常直言陽明心學高於宋儒理學，認為「宋儒辨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不如心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宋明理學中的「主靜、主敬之說」也不如心學推崇的「惟精惟一」。整理自：[明]戴君恩：《剩言》，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91 冊，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濟南：齊魯書社，1995 年，卷 1，頁 2-3。

<sup>41</sup> 歸納參見：楊新勳：《宋代疑經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183-189。

《詩》觀念不同，戴氏認為朱熹解詩「尺尺寸寸，傳習維謹」<sup>42</sup>，充滿束縛，進而欲對《詩》意進行不同於朱熹的解讀。

戴氏遇到與朱熹見解不同的地方會毫不客氣地直言異議。戴氏在〈狡童〉中的評點中便直言「看注蓋誤」<sup>43</sup>，不留餘地地指出朱評是錯誤的。在〈有兔〉一詩中更是直接嘲諷朱熹對此詩的解讀簡直「令人飯噴」<sup>44</sup>。兩人對詩意解讀的衝突點集中體現在朱熹的「淫詩說」上。朱注將〈氓〉看作「棄婦辭」，但戴氏則認為這首詩其實只是以棄婦的角度來寫，詩人實際上是「有托而鳴」<sup>45</sup>。同樣，朱熹將〈蝦蟆〉當作「刺淫亂之詩」<sup>46</sup>，歷代解詩者也多覺得此詩是女子私奔之詩，但是戴氏卻認為此詩實為諷刺封建禮教對自由婚戀的束縛，這樣的詩意如晨鐘般令人深省。臺灣學者侯美珍也認同戴君恩以「臆」解詩意突破了朱評的束縛，對朱評有所反駁有所修正。<sup>47</sup>

戴氏對朱評的反駁體現了他貶宋明理學、揚陽明心學態度。但反對朱評是當時明代詩論家凸顯自我主張的風氣，並不足為奇。戴氏對詩意解讀的獨特之處在於他將「格法」用以解讀章法結構，將虛境作為修正詩意的理論工具，來反駁傳統解說並論證自己對《詩》意的解讀。

### 三、細析《讀風臆評》解《詩》法

---

<sup>42</sup> 同注 14，頁 231。

<sup>43</sup> 同注 14，頁 248。

<sup>44</sup> 同注 14，頁 246。

<sup>45</sup> 同注 14，頁 244。

<sup>46</sup> 同注 14，頁 242。

<sup>47</sup> 參：侯美珍：《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9 年，頁 205。

細析《讀風臆評》之序後，初步探得戴氏解《詩》以孟子的「以意逆志」為圭，以王陽明的「聊寫其胸臆之所見」<sup>48</sup>為臬，在主觀上欲修正朱熹《詩》評。戴氏的「臆想式解詩」發展出了「不受製縛」、御意而行、「破習而遊於天」「以臆讀，以臆評，以臆點澆斷畫」的特色。<sup>49</sup>下文將從章法結構、詩意詩境兩個方面具體討論「臆想式解詩」的兩個特點即：將「格法」運用到章法結構的解讀之中，將「虛境」作為修正詩意的工具。

### 1、章法結構：運用「格法」以正詩意

「格法」是戴氏對《詩經》章法討論的獨到之處。今人劉毓慶（2001）將戴氏的「格法」總結為詩歌內在的法則，與詩歌的表層章法有聯繫也有區別，更具多樣性和靈活性，且其因「不見痕跡」而「人未易測」。<sup>50</sup>劉毓慶認為戴氏提出「格法」一說是受到了明代前後七子和唐宋派對詩法的研究，並在〈戴君恩的「格法」說與《讀風臆評》〉一文中總結了戴氏在《臆評》中明確指出的十種「格法」即「翻空法」、「退一步法」、「鋪陳法」、「關鎖法」、「倒法」、「反振法」、「以客代主法」、「轉折法」、「投胎奪舍法」和「伸縮法」。<sup>51</sup>除「關鎖法」、「倒法」、「退一步法」等戴氏明白點出的「格法」之外，前人也發現了戴氏沒有點明的「格法」，「如『前後呼應』、『反復詠歎』、『節節相生』等，都是關於格法的」<sup>52</sup>，但卻未對此進行進一步闡釋，本文接續前人作進一步說明。

---

<sup>48</sup> 同注 30，頁 230。

<sup>49</sup> 同注 14，頁 231。

<sup>50</sup> 劉毓慶：〈戴君恩的「格法」說與《讀風臆評》〉，《中國典籍與文化》，第 02 期（2000 年），頁 74-78。

<sup>51</sup> 同注 50。

<sup>52</sup> 同注 50。

在〈敝筍〉一詩中，戴氏點出「兩相呼吸」的結構，「其魚其從」帶領的兩句互為對應並相互照應。<sup>53</sup>與「兩相呼吸」有些許不同，〈鷓鴣〉中的「呼應」則是以「暗相呼應」存在。<sup>54</sup>「反覆詠嘆」是戴氏評點〈南有喬木〉一詩時提出的，並點明此結構的使用使詩篇原本「單薄」的本意「精神百倍，情致無窮」<sup>55</sup>。〈株林〉的結構在「復」之上還一併使用了「疊」，達到「以復弄奇，以疊呈妙」<sup>56</sup>的效果。〈鴉鳴〉中的內容「層層相連，節節相生」<sup>57</sup>，呈現出一種「相連相生」的「格法」。與「相連相生」相對的結構是詩篇整體呈現出的「跳躍」，如〈坎坎伐檀〉中「忽而敘事，忽而推情，忽而斷制」<sup>58</sup>，戴氏形容此「格法」呈現出的效果如「羚羊掛肉，無蹤可求」<sup>59</sup>。僅據此三者前人發現的隱藏在戴氏評點之中的「格法」便可知，「格法」往往成對應姿態，「呼應」有前後與明暗之分，「反復」有「疊」之跨越，「相連」有「跳躍」之對，「格法」之細緻繁複便可知。

戴氏《臆評》中涉及到的「格法」遠不止戴氏自己明確總結出如「關鎖法」、「倒法」、「退一步法」這類後綴中帶有法字的「格法」，也不止前人點出如「前後呼應」、「反復詠歎」、「節節相生」這類「不見痕跡」的「格法」。戴氏總結「格法」時「往往同一種手法，而給於不同的藝術概括」<sup>60</sup>。以「投胎奪舍法」為例，該法是戴氏總結自〈陟岵〉中借父母之口寫自己心事<sup>61</sup>的手法。所以溯其本質，「投胎奪舍法」就是借代之法。依此法推斷，如〈汝

---

<sup>53</sup> 同注 14，頁 251。

<sup>54</sup> 同注 14，頁 261。

<sup>55</sup> 同注 14，頁 234。

<sup>56</sup> 同注 14，頁 258。

<sup>57</sup> 同注 14，頁 260。

<sup>58</sup> 同注 14，頁 253。

<sup>59</sup> 同注 14，頁 253。

<sup>60</sup> 同注 50。

<sup>61</sup> 同注 14，頁 252。

墳〉這般借「婦人憫其夫」來寫「詩人美文王」之意的詩篇亦可歸為此類。<sup>62</sup>通過整理戴氏所有涉及「格法」的評點，筆者在前人的基礎之上補充總結「翻」、「前虛後實」、「轉」、「吞吐」、「伸縮」五類「格法」。

「翻」這一法，沒有被前人分入「格法」中，但常出現在戴氏的評點之中。戴氏在〈雞鳴〉中直接在眉批中點出其詩意「突然而起，突然而翻」<sup>63</sup>。在評〈關雎〉時，戴氏發現〈關雎〉中的詩意僅「窈窕淑女，君子好逑」<sup>64</sup>一句便已說完，但是該詩卻「翻」至講一段「君子」未得到時發的牢騷以及得到時的歡欣鼓舞，此詩的詩意因「翻」的使用得到了延伸，該「格法」起到的效果使戴氏感歎「局陣絕妙」<sup>65</sup>。〈蟋蟀〉的「倒翻」稍顯獨特。戴氏看透這首詩的本意是「好樂無荒」<sup>66</sup>四字，但發現作者並沒有按照這個邏輯行文，而是先闡述「先我不樂」<sup>67</sup>的及時行樂觀，而後再用「無已大康」<sup>68</sup>進行轉折，指出勸人行樂不可太過。戴氏從「格法」出發分析〈蟋蟀〉的詩意，進而反駁朱熹所認為的該詩意為寫農閒宴飲，邏輯自洽。

〈下泉〉中的「上三章虛涵，末章實點」<sup>69</sup>；〈燕燕〉中的「一二三都虛敘，四才是實點」<sup>70</sup>；〈采蘋〉前面幾句是「虛衍」、「鋪敘」，後兩句是「實點」<sup>71</sup>，此三處評點均可歸為詩歌內容前多後少，但詩歌節奏為前輕後重，即前面數句均為鋪墊，後部寥寥數句點明重點，本質上都是先進行鋪敘，後挑明主

---

<sup>62</sup> 同注 14，頁 234。

<sup>63</sup> 同注 14，頁 250。

<sup>64</sup> 同注 14，頁 232。

<sup>65</sup> 同注 14，頁 232。

<sup>66</sup> 同注 14，頁 253。

<sup>67</sup> 同注 14，頁 253。

<sup>68</sup> 同注 14，頁 253。

<sup>69</sup> 同注 14，頁 260。

<sup>70</sup> 同注 14，頁 238。

<sup>71</sup> 同注 14，頁 235。



旨的做法，據此歸納為「前虛後實」。按此內涵，戴氏歸納自〈厭浥行露〉用作啟發下文的「為下張本」<sup>72</sup>，與〈蟋蟀〉中的「一二為三章立案」<sup>73</sup>均可看作此類。〈江有汜〉的前三句為「引起語」<sup>74</sup>，用以引出作者真正想表達的「不我以，其後也悔」<sup>75</sup>的本意，也可看作此類。戴氏在其評點中總結出的「風中每多此體」<sup>76</sup>指的便是他發現在《詩經·國風》中使用「前虛後實」這一「格法」是最多的。

「起承轉合」是宋人提出的重要詩法結構，戴氏則發現《詩》中就已將「轉」用得出神入化。「轉」法中有「突轉」，以〈卷耳〉為例，其「轉」出現得不按常理，使詩意「無端轉入」<sup>77</sup>至下一階段。此轉折「不必有其理」<sup>78</sup>，但帶來的效果卻「奇極妙極」<sup>79</sup>。〈采蘋〉一詩先「連用五于以字」<sup>80</sup>，而後突然轉接「誰其屍」，也屬「無端轉入」<sup>81</sup>類。「轉」法亦有「無痕之轉」，以〈東山〉為例，在描寫「荒蕪光景」後「又轉一關」，詩篇行文轉折流暢「洽無痕跡」<sup>82</sup>，使原句無端生出不少感慨，效果更是「風韻既佳，情復周至」<sup>83</sup>。〈桃有園〉一詩借「不知我者」轉出一段光景<sup>84</sup>亦屬此類。戴氏在〈緇衣〉中還發現「轉」具有改變詩意的作用。其中詩句「一句一轉」，隨著詩句「轉」，詩意也隨之轉變意思，「一轉一意」<sup>85</sup>。僅一個「轉」，戴氏就發現了本質相同

---

<sup>72</sup> 同注 14，頁 236。

<sup>73</sup> 同注 14，頁 242。

<sup>74</sup> 同注 14，頁 237。

<sup>75</sup> 同注 14，頁 237。

<sup>76</sup> 同注 14，頁 260。

<sup>77</sup> 同注 14，頁 233。

<sup>78</sup> 同注 14，頁 233。

<sup>79</sup> 同注 14，頁 233。

<sup>80</sup> 同注 14，頁 235。

<sup>81</sup> 同注 14，頁 233。

<sup>82</sup> 同注 14，頁 261。

<sup>83</sup> 同注 14，頁 261。

<sup>84</sup> 同注 14，頁 252。

<sup>85</sup> 同注 14，頁 247。

但具體使用卻有不同的兩種用法，一種是沒有緣由的「突轉」，給原本平淡的詩意帶來奇妙的效果，一種是用以上下文承接轉換的「無痕之轉」，恰當過渡詩意，足見戴氏對「格法」觀察之細緻。

戴氏將「吞吐」與「伸縮」這類較為生動的詞語運用在形容章法結構這類較為嚴肅的詩法理論上，見其「格法」使用之新奇。戴氏在〈鴛羽〉中明確點出「吞吐伸縮」<sup>86</sup>一概念，並進一步闡發道，此類「格法」用在詩篇「平平敷敘」<sup>87</sup>中間，使詩人感情極其飽滿的詠嘆「縮」在了「父母何怙？悠悠蒼天！」<sup>88</sup>兩句之中，不僅使詩意中的情感得以迸發，還使詩歌「音響節奏俱妙」<sup>89</sup>。

〈桃有園〉章法「有波瀾，有頓挫，有吞吐，有含蓄」<sup>90</sup>交錯使用，更能表現複雜的情感。〈柏舟〉中有著「佈局極寬」卻「結構極緊」<sup>91</sup>兩個相反的特點，「吞吐」與「伸縮」作用於兩個方向的「格法」卻融合在一首詩篇中，使此詩之意富有張力。

戴氏在《臆評》中巧用「格法」評點《詩》的章法結構，對「格法」的總結細緻繁複，生動具體，卻暗藏篇中。戴氏不僅指出「格法」作用於章法層面，對《詩》結構行文所起的作用，還進一步運用「格法」對詩意做出原創性地解讀。

## 2、詩意與境：巧用「虛境」托出詩意

---

<sup>86</sup> 同注 14，頁 255。

<sup>87</sup> 同注 14，頁 255。

<sup>88</sup> 同注 14，頁 255。

<sup>89</sup> 同注 14，頁 255。

<sup>90</sup> 同注 14，頁 252。

<sup>91</sup> 同注 14，頁 237。

《詩》中之意並非直白如話地展示在字面上，而是「意藏篇中」<sup>92</sup>，等待被解讀，這也是歷代解《詩》者對詩意理解多有出入的原因。受到孟子與王陽明影響，戴氏的「臆評」具有「以臆讀，以臆評，以臆點」，「欲破習而遊於天」<sup>93</sup>，從心而出對詩意進行解釋的特點。不同於朱熹將《詩》中所言之事當作實事進行解讀，戴氏突破虛、實兩個維度，將「虛境」納入對《詩》意的解讀當中，對《詩》意做出原創性的解讀。

在對〈關雎〉的解讀中，戴氏認為其詩意實際上一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sup>94</sup>便已說完，但是該詩卻「翻」出一段（君子）未得到（淑女）時發的牢騷以及得到（淑女）時的歡欣鼓舞。戴氏認為這段憑空翻出的描寫實際上是「虛境」，是一段為了強化「君子好逑」這一主旨延伸出的狀貌描寫，絕非真實存在的場景。戴氏據此認為，若如朱熹一般將這段描寫認作「實境」，即看作是「文王有聖德」<sup>95</sup>的體現，納入對詩意的解讀，便是「夢中說夢」<sup>96</sup>。戴氏還用「虛境」重新解讀了〈葛覃〉中「歸寧」一情節。戴氏點出該詩詩意其實「為絺為綌，服之無斃」<sup>97</sup>兩句便足以表達。但因為詩歌用了「退一步法」從「中谷始生時景物」<sup>98</sup>開始描寫，其中「歸寧」的情節是在第三章如「空中構象，無中生有」<sup>99</sup>一般突然出現，不似現實。戴氏假設了兩種情況，若將「歸寧」當「虛境」來讀，「歸寧」一段的「無中生有」便是「奇奇怪怪，極意描寫」<sup>100</sup>，詩意也盎然，但若將「歸寧」作「實境」來讀則「詩趣索然」<sup>101</sup>，相比之

---

<sup>92</sup> 同注 14，頁 234。

<sup>93</sup> 同注 14，頁 231。

<sup>94</sup> 同注 14，頁 232。

<sup>95</sup> 同注 14，頁 232。

<sup>96</sup> 同注 14，頁 232。

<sup>97</sup> 同注 14，頁 233。

<sup>98</sup> 同注 14，頁 233。

<sup>99</sup> 同注 14，頁 233。

<sup>100</sup> 同注 14，頁 233。

<sup>101</sup> 同注 14，頁 233。

下，高下自見。戴氏再從「事理」上說明了「歸寧」一情節為何一定是「虛境」。因為如果將「歸寧」看作「實境」，那麼「蓋國君夫人無歸寧禮，設有之，亦何至澣洗煩擗，若里媪邨婦為耶」<sup>102</sup>於情理便不合。完成論述後，戴氏還用孟子「以意逆志」理論中「說詩者不以辭害意」<sup>103</sup>一句強化論證，以跳出朱熹對此詩「后妃之德」的討論。戴氏指出〈泉水〉一詩的詩意為「有懷於衛，靡日不思」<sup>104</sup>，此句之後均是在「描寫有懷之極思」<sup>105</sup>，是如同「蜃樓海氣」一般的「虛境」，有「一部莊子」之風<sup>106</sup>。而若將此當作「實境」解讀，詩意便會被解讀為「諸姬謀之，謀之不可而出遊」<sup>107</sup>，其中的「憂」便顯得膚淺了，詩也隨之變成了「拙手」，詩人也變「為癡漢矣」<sup>108</sup>。論畢，戴氏還用「宋人發乎情止於義之說，大可軒渠」<sup>109</sup>以嘲朱熹「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sup>110</sup>的評論。戴氏將〈載馳〉一詩跟〈泉水〉相聯係，認為其與「泉水章情緒既同，章法亦同」<sup>111</sup>，但與〈泉水〉的「委婉」不同，〈載馳〉更為「英邁」<sup>112</sup>。戴氏不認同該詩如朱熹所解般，是「許穆夫人閔衛之亡驅馳而奔走」但「終不果悲」的悲劇故事<sup>113</sup>，而是將其完全顛覆，認為該詩所談「全非實事也」<sup>114</sup>，是「托以寫其悲思迫切之意」<sup>115</sup>。戴氏認為若如此解讀，便可稱奇，是「開口即說載馳載驅已奇」，「無端更說大夫跋涉又奇」，「跋丘行野抑又奇」<sup>116</sup>。戴氏在〈蒹葭〉中提出「托言」一概念，用以解釋詩

---

<sup>102</sup> 同注 14，頁 233。

<sup>103</sup> 同注 14，頁 233。

<sup>104</sup> 同注 14，頁 240。

<sup>105</sup> 同注 14，頁 240。

<sup>106</sup> 同注 14，頁 240。

<sup>107</sup> 同注 14，頁 240。

<sup>108</sup> 同注 14，頁 240。

<sup>109</sup> 同注 14，頁 240。

<sup>110</sup> 同注 14，頁 240。

<sup>111</sup> 同注 14，頁 240。

<sup>112</sup> 同注 14，頁 240。

<sup>113</sup> 同注 14，頁 240。

<sup>114</sup> 同注 14，頁 240。

<sup>115</sup> 同注 14，頁 240。

<sup>116</sup> 同注 16，頁 243。

意如何托於「虛境」之中。戴氏認為詩中的「溯洄從之，既無其事」，「在水一方，亦無其人」<sup>117</sup>，皆為「虛境」。作詩之人「感時撫景，忽焉有懷」<sup>118</sup>於是「托言於一方以寫其牢騷抑鬱之意」<sup>119</sup>，實為建構「虛境」以表情達意之舉。戴氏為了使解釋更明確具體，舉了宋玉賦中「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sup>120</sup>為例，以類比讀此之感受。戴氏讀〈羔裘〉感此詩意實「有情語」<sup>121</sup>，若如朱熹般將該詩解讀為棄婦詩便「覺直遂無味矣」<sup>122</sup>。但此情語卻虛無縹緲，令他無法直言托出，因而引用孟郊的「欲別牽郎衣，郎今到何處？不恨歸來遲，莫向臨邛去」<sup>123</sup>，將其中隱晦地、曖昧地詩意以一種意會的方式呈現出來。

戴氏運用「虛境」來反駁朱熹對於詩意的解讀，並非自視甚高，而是表明其對於《詩》中之意不能被定義的認識和解讀態度。戴氏在《剩言》中提到，他覺得「五經中惟《詩》與《易》多寓言」<sup>124</sup>，自己「評風一編」中「實未拈出」《詩》中的「微言奧義」。<sup>125</sup>因他認為《詩》少有直抒胸臆，具有或「意藏篇中」<sup>126</sup>，或意「自在言表」<sup>127</sup>，或「寄旨幽遠」<sup>128</sup>，或「托像精微」<sup>129</sup>的特點。正是由於《詩》這樣的特點，讀詩的人才不能「一一以正言求之」<sup>130</sup>，否則會如同「捫燭叩盤之見」，不能有所領會<sup>131</sup>。戴氏解《詩》，沒有囿於權威

---

<sup>117</sup> 同注 14，頁 256。

<sup>118</sup> 同注 14，頁 256。

<sup>119</sup> 同注 14，頁 256。

<sup>120</sup> 同注 14，頁 256。

<sup>121</sup> 同注 14，頁 248。

<sup>122</sup> 同注 14，頁 248。

<sup>123</sup> 同注 14，頁 248。

<sup>124</sup> 同注 16，卷 9，頁 5。

<sup>125</sup> 同注 16，卷 9，頁 4。

<sup>126</sup> 同注 14，頁 234。

<sup>127</sup> 同注 14，頁 245。

<sup>128</sup> 同注 16，卷 9，頁 5。

<sup>129</sup> 同注 16，卷 9，頁 5。

<sup>130</sup> 同注 16，卷 9，頁 4。

<sup>131</sup> 同注 16，卷 9，頁 4。

解《詩》家的解讀，堅守「說詩者不以辭害意」<sup>132</sup>的解詩準則，運用「虛境」托出自己對《詩》意的解讀，擴展了《詩》意的解讀空間。

### 3、「臆評」的文學風格

戴君恩的「臆評」具有自己獨特的文學風格。

《臆評》所用的語言十分生動、形象。戴氏將意會用以傳達自己讀詩的感受，例如用「濃」、「淡」此類通常用以形容顏色的詞語評價《詩》的風格。戴氏在〈關雎〉中提出「詩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sup>133</sup>的評價標準，並將其滲透運用在《臆評》的評價體系當中，如對〈綢繆〉一詩用「淡語生出無限情景」<sup>134</sup>作出正面評價。〈葛覃〉、〈干旄〉、〈碩人〉中所用的「清麗」<sup>135</sup>、「清雋」<sup>136</sup>、「藻麗」<sup>137</sup>亦屬此類評價體系。但戴氏並未對「濃」、「淡」劃分出一個明確的標準界限，留足了意會、想象及闡發的空間。戴氏用極為生動的「畫出」<sup>138</sup>，將〈暴風〉中的「莊公昏昧狂蕩之態」<sup>139</sup>描摹出來，使人讀之便有畫面感；在〈大車〉一詩中將「苦楚」<sup>140</sup>這一形容人內心感受的詞彙用以形容詩歌語言，使人讀之便感之情。在〈有兔〉一詩中，戴氏更是不客氣地用「令

---

<sup>132</sup> 同注 14，頁 233。

<sup>133</sup> 同注 14，頁 232。

<sup>134</sup> 同注 14，頁 254。

<sup>135</sup> 同注 14，頁 233。

<sup>136</sup> 同注 14，頁 242。

<sup>137</sup> 同注 14，頁 243。

<sup>138</sup> 同注 14，頁 238。

<sup>139</sup> 同注 14，頁 238。

<sup>140</sup> 同注 14，頁 246。

人飯噴」<sup>141</sup>這般平實、生活化的語言來反駁朱熹對此詩「猶見西周之盛」<sup>142</sup>的評價，體現出戴氏對陽明心學一以貫之，解讀詩歌的語言也隨心而出，不加粉飾。

「以詩解《詩》」也是「臆評」的文學風格之一。〈考槃〉一詩的體貌風格難以用某一具體的形容之詞概況，戴氏便索性用「山岳窺人，潤芳襲袂」<sup>143</sup>這一具有畫面感的詩句，傳達自己讀詩時有如臨山中，迎面風來，芳氣襲人之感。戴氏將讀〈采芩〉前四句的感受表達為如「春水池塘籠烟渙月，汪汪有致」<sup>144</sup>般有清雅平靜之感，後四句則如「風氣浪生龍驚鳥潤，莫可控御」<sup>145</sup>般情節起伏。其評點所用的詩句，對仗且生動具體，讀之亦身有所感。戴氏在讀《詩》時還會將其與後世具有相似的詩歌相聯係。在〈厭浥行露〉中，他引用陸機〈文賦〉中的句子，將首章比喻為「游魚銜鉤而出淵」<sup>146</sup>，二、三章比喻為「翰鳥披雲而下墜」<sup>147</sup>，將〈鵲巢〉與後世同題材詩歌《靜夜思》、《玉階怨》做比較，發出後代詩歌比不過此詩的感嘆。<sup>148</sup>

戴氏「臆評」的文學風格具有語言極富畫面感且平實接地以及「以詩解《詩》」兩個特點。以「臆」評《詩》並非以抽象的語言總結，也非用絕對化的語言給出一刀切的標準，而是將標準劃分的界限模糊化、曖昧化，以一種直觀、富有畫面感、能引發聯想及共鳴的方式傳遞讀《詩》所感，實乃「臆」評之感。

---

<sup>141</sup> 同注 14，頁 246。

<sup>142</sup> 同注 14，頁 248。

<sup>143</sup> 同注 14，頁 234。

<sup>144</sup> 同注 14，頁 255。

<sup>145</sup> 同注 14，頁 255。

<sup>146</sup> 同注 14，頁 236。

<sup>147</sup> 同注 14，頁 236。

<sup>148</sup> 同注 14，頁 258。

### 三、結論

《臆評》自明代萬曆年間成書至近代，均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崇禎年間，凌蒙初（1580-1644）編《言詩翼》，得到一本無名氏著的《國風》抄本，雖然當時他並不知抄本書名，但由於對其太過喜愛，也將其編入《言詩翼》中，這本匿名評本實際上就是《臆評》。<sup>149</sup>清光緒年間，陳繼揆（生卒不詳）有感於戴君恩「以臆讀，以臆評，排空而撫實，觀詞而不害志，而丹黃點澆，使興觀之旨，了然於紙上」<sup>150</sup>的解《詩》特點，在閒暇時為戴氏評點沒有展開說明的部分作補充，成《讀風臆補》一書，延續了戴氏的「臆評」之法。而後姚燮（1805-1864）和徐發仁（生卒不詳）兩人也均有感於戴氏「臆想式解詩」，稱其「逆詩以意而詩意明」<sup>151</sup>，進而為《讀詩臆補》作序。清末，崔述（1740-1816）在其著作《讀風偶識》的序中表明自己對《詩經》的興趣便是產生於兒時閱讀的《讀風臆評》。<sup>152</sup>到了近代，朱自清（1898-1948）在編寫講義《詩名著箋》時分別摘錄幾家釋《詩》之言，其中十多篇都摘錄了《臆評》的內容。<sup>153</sup>周作人更是認識到了戴氏的「臆想式解詩」並非毫無根據地漫談，實際上是將《詩》當作文學作品來解讀。<sup>154</sup>

傳統解《詩》法的局限在把《詩經》當作經典解讀，注重考據，講求引經據典，或和現世政治掛鉤，強調經世治用，令《詩經》作為文學本身的性質，

<sup>149</sup> [明]凌蒙初編：《言詩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66冊，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頁699。參村山吉廣：〈戴君恩《讀風臆評》初探〉，載《第二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語文出版社，1996年，頁469-483。

<sup>150</sup> [明]陳繼揆：《讀風臆補》，載《續修四庫全書》經部詩類第58冊，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六年拜經館刻本影印原書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59。

<sup>151</sup> 同注150，頁159-160。

<sup>152</sup> [清]崔述：《讀風偶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3。

<sup>153</sup> 朱自清著：《詩名著箋》，載《朱自清古典文學專集·續編》，臺北：源流文化事業公司，1982年，頁67-214。參侯美珍：《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9年，頁224。

<sup>154</sup> 同注9，頁494-495。



以及解讀者的主觀感受，反而遭到貶損。晚明時期，受自由抒發性情思潮影響，出現一批將《詩》當作文學作品解讀的解《詩》者，戴氏便是其中之一。戴氏「臆評」特點的形成受到孟子「以意逆志」和陽明心學的影響，強調原創性，追求無需考據，不從權威，依靠自己學問，主觀感受來評詩。戴君恩力求擺脫經學訓詁的樊籠，將《詩經》作為文學作品賞析，因此有意識地反駁傳統解《詩》觀點，特別是朱熹的「淫詩說」，並進一步表達自己的對《詩》意的解讀。在章法結構上，戴氏注重挖掘詩歌章法本質，總結出許多細緻繁複的「格法」，不僅將「格法」用在評價常規行文結構上，還用「格法」輔助《詩》意的解讀。在詩意與境上，戴氏將「虛境」作為修正《詩》意的工具，借以反駁傳統解說，進而提出自己對《詩》意的解讀。戴氏「臆想式解詩」的文學風格體現在其用詞靈活生動及「以詩解《詩》」，形成不重概括與定義，而重發散與意會的風格特點。戴氏《讀風臆評》影響較廣，特點鮮明，但對其的研究重視卻不夠，望以此文對戴氏「臆想式解詩」的特點研究進行補充。

## 參考書目：

### 一、文獻(按相關性排序)

1. [明]戴君恩：《讀風臆評》，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61 冊，影印明萬曆四十八年刻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
2. [明]戴君恩：《剩言》，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91 冊，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濟南：齊魯書社，1995 年。
3. [明]陳繼揆：《讀風臆補》，載《續修四庫全書》經部詩類第 58 冊，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六年拜經館刻本影印原書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4. 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年。
5. 《孟子文獻集成》編纂委員會編：《孟子文獻集成》，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8 年。
6. [清]紀昀等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7. [明]萬時華：《詩經偶箋》，載《續修四庫全書》經部詩類，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李泰刻本影印原書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8. [明]凌夢初編：《言詩翼》，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66 冊，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
9. [明]徐光啟：《毛詩六帖講意》，載《徐光啟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 二、專著(按出版年份排序)

1. [清]謝无量：《詩經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23 年。

2.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上海：上海書店，影印商務印書館，1944年。
3. 朱自清著：《詩名著箋》，載《朱自清古典文學專集·續編》，臺北：源流文化事業公司，1982年。
4. 張少康，劉三富：《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5. 楊新勳：《宋代疑經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6. 侯美珍：《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9年。
7. 周作人：《知堂書話》，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
8. [清]胡樸安：《胡樸安詩經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年。
9. [清]皮錫瑞：《詩經歷史》，北京：朝華出版社，2019年。

### 三、論文(按出版年份排序)

村山吉廣著，林慶彰譯：〈崔述《讀風偶識》的側面——和戴君恩《讀風臆評》的關係〉。《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05卷第02期（1995年），頁134-144。

村山吉廣：〈戴君恩《讀風臆評》初探〉，載《第二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語文出版社，1996年，頁469-483。

劉毓慶：〈戴君恩的「格法」說與《讀風臆評》〉，《中國典籍與文化》，第02期（2000年），頁74-78。

劉毓慶：〈從經學到文學——論明代「《詩經》學」的歷史貢獻〉。《文學遺產》，第05期（2002年），頁96-103。

王霄蛟：〈戴君恩的詩經觀——以《讀風臆評》為中心〉。《詩經研究叢刊》，第18輯（2010年），頁209-236。